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七十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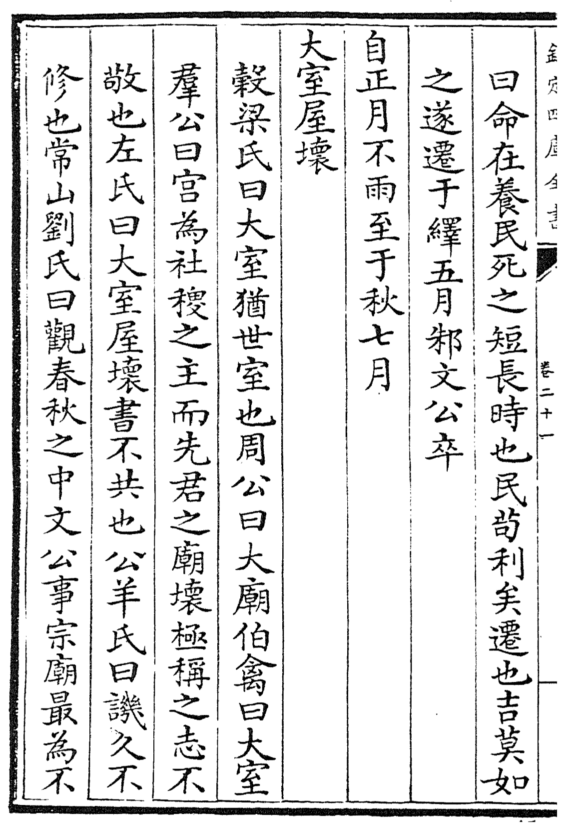
元 鄭玉 撰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茍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穀梁氏曰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左氏曰大室屋壞書不共也公羊氏曰譏久不修也常山劉氏曰觀春秋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

謹遂有大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胡氏曰
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師氏曰後世
有大廟室壞而大臣不以為異且謂之適會不可妨
幸東都誠春秋之罪人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乎晉也謝氏
曰衛侯來會故書會公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高氏曰公朝晉而請盟故書公及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
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
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
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
拜公答拜　高郵孫氏曰棐之會公已去晉而未至

于魯經書還自晉者所以見公會鄭伯于道也家氏曰魯望國也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方楚人為厥貉之次宋鄭陳皆背晉而即楚獨魯使叔彭生會郤缺于承筐魯可謂知所從矣今文公復如晉及晉侯盟于是衛侯于其往而會之于沓鄭伯及其還而會之于棐俱以魯為介而求成于晉彼非有懼于晉也魯君介然不忍即夷而有以感其羞惡之心也是時晉已失諸侯因叔仲之往會魯君之特盟而諸侯散

者復合明年遂會于新城魯為倡也高氏曰鄭衛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强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始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禍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

故惠伯伐邾　高氏曰邾人特以使人不敬遽興兵以伐人之國則已甚焉邾人來也不敢近我止伐南鄙而已魯之報也往伐其國則又甚焉家氏曰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忽興南鄙之師傳謂魯人弔喪不敬邾以是來討彼小國安敢責禮于大國亦修怨耳春秋聯書所以交致其責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夏

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謝氏曰新城之盟晉為盟主大夫不可先諸侯故晉趙盾叙曹伯下穀梁氏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胡氏曰志諸侯同欲

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盖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狄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薛氏曰踐土之會十九年矣晉士縠再合諸侯而功不就雖嘗潰沈而不救江之滅九年楚復伐鄭故諸侯懼而同此盟晉侯怠而大夫主之宜其不能振也

陳氏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强交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于是公朝晉衛侯来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矣汲汲于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汲汲于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衆辭也自幽以来未之有也則不與晉以主是盟之辭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氏曰孛之為言猶茀也髙郵孫氏曰星孛之異經書之者三而皆曰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孛者何星闕所不知也胡氏曰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

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高氏曰晉人因新城之盟遂以諸侯之兵納捷菑而此先致公者見諸侯皆使卿行也自是公出皆致矣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

弗從不祥乃還　高氏曰捷菑爲人之子去君父而奔他國又欲藉他國之兵以歸簒其兄罪不容誅故不繫之邾也納者不當納之辭胡氏曰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

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内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可責者責之不可責者不責之春秋納諸侯者蓋皆書其君與其臣之帥師也公伐齊納子糾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書其君即書其臣未有貶之曰人者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非其君則臣也然而不書其名則曰人者豈以晉人知捷菑之不可納畏義而反不敢以兵加邾焉為

可責而責之歟用兵者多矣齊桓之師則貶之納君

者多矣晉弗克納則貶之可責者然後責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之從巳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

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

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

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

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穀梁

氏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于外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穀梁氏曰舍立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愚按州吁

商人皆弑君之賊州吁則削其屬籍不書公子商人則存其屬籍書公子者聖人豈無意乎盖削其屬籍使人有所畏而不敢為欲天下之絶是禍也存其屬籍使人有所感而不忍欲天下之無是禍也不削之于前則無以杜亂臣賊子簒弑之萌不存之于後則無以啓天下後世悔悟之念春秋多變例非聖人孰能修之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左氏曰書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高郵孫氏曰春秋出奔之大夫未有以字書者而子哀之奔特書其字考之于經明年宋弑其君而左氏以為不義宋公而出然則子哀見其國之將亂不忍食其祿而無救其禍于是違而去之春秋以為得去就之分故賢而字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高氏曰商人弑其君而囚其母又惡單伯之來請因誣單伯以淫子叔姬而併執之春秋兩書齊人執者不可及也不可及者所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别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惡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然聖人不直書商人執而以齊人執之為辭何也商人罪惡已著矣齊人不能討弑君之賊俱非面

而事之又聽執其君母而加汚辱之名則黨惡之罪均不可赦故兩書其人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張氏曰魯不能閒暇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求于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于商人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為敏　穀梁氏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家氏曰春秋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言不以君命至也謝氏曰華孫安暴君之朝食汚君之禄進無直諫之忠退無潔身之義姦邪同黨為昭公以國事來盟書華孫貶之也書司馬著其失職也華氏

孫名左氏以為字誤矣

夏曹伯来朝

劉氏權衡曰周禮大行人之職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愚按春秋書此以起齊人伐曹入郛之文且為不能以禮自守而妄悦于人以招禍亂者之戒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

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録卒録其喪歸春秋為之屢見于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有子考無咎書曰尚蓋前

人之德惟忠惟孝故聖人以教著教焉張氏曰趙鞅之誓師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此公孫敖之葬禮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高氏曰内大夫為他國所執而見釋者皆書其至以見執非其罪且執之書則其歸不得不著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也師氏曰以蔡從楚背中國而即夷狄固天下之罪人主盟者從而問罪是有辭以伐之似矣然不會諸侯而獨以大夫往則是主盟之事不惟晉自擅行又且專行于晉之大夫此皆晉靈不能紹霸而政在大夫之過也陳氏曰自伐書陽處父入

書郤缺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大夫雖大夫自為戰

書大夫甚者大夫與君戰亦書大夫是經之變文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

于扈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有一月晉

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

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諸侯故不克而還于是

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陳氏曰此晉侯宋公衛侯蔡

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也曷為不序散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于是楚覇成而頃王崩葬不見于春秋諸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家氏曰齊商人弑其君執其君之母晉人討之師直辭壯何患不克令以討名諸侯以賂釋簒賊由晉靈幼弱不君趙盾怙權自私導其君以賄晉靈豈知為此乎春秋于是不書晉會諸侯于扈而書諸侯盟于扈削晉覇而同

之于諸侯其貶晉也大矣師氏曰不序諸侯以諸侯之所為不足序而主盟者不足以令諸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高氏曰晉會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凡内女見黜皆書來歸罪在姬也此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人也家氏曰書齊人執子叔姬齊人歸子叔姬閔姬而病魯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高氏曰諸侯為扈之會不能討齊國弒君之賊反受其賂而還是成商人之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以罪諸侯之會于扈者謝氏曰書侵書入罪之也書遂著暴也陳氏曰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也苟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

必天下之大故也此其言遂何齊始敗夏盟也許氏曰魯盡禮于晉而見侵弗恤曹修禮于魯而被伐莫救此仁義之所以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高氏曰以行父當齊侯宜齊侯弗肯與盟也而曰弗及者恥也内辭也謝氏曰陽穀之會文公遣大夫出盟大國至使失歡于齊將以保

國而反以危國書弗及盟危之也危之著文公之倦于政也家氏曰春秋備書行父襄仲如齊如晉請援乞盟辭繁而不厭者哀魯國之無人坐視逆商憑陵莫如之何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　程氏學曰古者頒告朔于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于廟告而行之然則朝廟者謂告月也穀梁曰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巳

甚矣高氏曰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不書耳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張氏曰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餘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始于此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高氏曰陽穀之會齊侯弗及盟者晉為魯故會諸侯于扈將以伐

齊齊侯賂之遂不果伐于是齊侯欲取償于魯至是公使公子遂納賂于齊而復求盟所以得盟于郪丘則有辭矣謝氏曰郪丘之盟齊為盟主盟以魯大夫及齊侯者抑齊之强也抑齊之强者責其以賂屈魯而盟也家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捍齊況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吾義吾何慊于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以求盟視長勺乘丘之大夫真可以愧死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公羊曰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謝氏曰上之所為下之所效國君舉動不可以不慎也物之不足疑情之不足信者明君弗惑也興之無利

于民廢之無益于民者明君弗為也故災變妖孽之來不以邪說亂其心不以無稽之言貳其聽反身修德以應之而已魯人以蛇出泉宫夫人繼歿由是惡泉臺而毁之惑之大者也書毁泉臺罪其不明也愚謂魯因蛇妖毁泉臺以惑衆固有罪矣苟不因蛇妖而毁之亦徒勞百姓之力彰先祖之過而已何益于政治哉公羊之論蓋得之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自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

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人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張氏曰庸乘饑饉率蠻危楚楚一畏徙則無以保其國矣然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家氏曰秦人不以成周建國自重儕于僭號之夷楚與之連兵伐國異乎

小國之脅從于楚者矣自是春秋始狄秦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

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有一月甲寅宋昭

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胡氏曰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于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况于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之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

以肆于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于其職而明于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于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知之也奚得與死于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襃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　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謝氏曰伐宋討逆之師也逆亂未治乃立公子鮑而還師莫大于行義義莫大于討逆將以行義討逆而其終反成宋亂故大夫皆貶稱人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家氏曰魯當討齊者也魯不能討齊反坐受逆商之侮盟其臣以為未厭復伐之而盟其君齊之無道亦極矣魯之不振亦甚矣嗟夫齊商傲而日益淫魯文卑而日益索淫與索皆將死之證而商又惡之稔歟宜其及于難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

齊難故也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家氏曰兩扈之盟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齊商人弒其君舍爲會于扈曰將以討之卒以取賂而止今宋弒君盾復合四國之大夫曰將以討之既而立鮑而還鮑既立矣位既定矣乃復爲會于扈扈之山川鬼神亦將爲之切齒况

于在會之諸侯乎故春秋特削其霸書曰諸侯會于扈或曰桓二年宋督弑其君齊魯陳鄭為會于稷春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兩扈之會視稷無以相遠春秋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曰督之弑霸事未興齊魯陳鄭相率而往共奬簒賊也故春秋書成亂並責在會之人也今晉主夏盟商與鮑後先弑君皆納賂而無討更要討簒之諸侯共定簒賊之位罪浮于稷故春秋削霸以示討此其事雖同而書法異也胡

氏曰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師氏曰既以躬行而及之盟其早遜不為不至既盟之後方抵國稅駕不望齊侯遣使來謝乃使

公子遂如齊朝聘以謝之公之所為甘于屈辱如此

何以君魯哉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高郵孫氏曰人君之薨必于路寢非路寢者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朱子曰一毫不正則有累于其生故

春秋書公薨必謹其地學者要當知古人所以嚴終如此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

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高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以弒君討之則以賊書商人弒君自立至于五年宜加討賊之辭而稱齊人弒其君者齊人恬不討賊皆北面事之遂令商人專行無道而邴歜閻職乃自以私怨殺之故以弒君之罪歸之齊人以誅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為君也既君之復弒之則代篡代立相弒之禍何時而已故雖魯桓篡弒自立

聖人不沒其罪然亦從而君之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定萬世之法此但不出弒君之名以著商人有以致之也胡氏曰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弒懿公于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辭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于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弒之謀熄矣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靦面以

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于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

立而欲親魯許之　胡氏曰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来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名惠伯其

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陳氏曰惡位未定則其稱子卒何成之為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恒稱子猶未葬也則稱子某于是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故成之為在喪之君以弑罪罪宣公也胡氏曰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

張氏曰叔彭生身爲大臣既無以拯救文公又不能知公子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而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也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絶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無罪畀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

主君存嫡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家氏曰是時風教大壊亂臣披猖齊人弑其君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其君赤而歸姜氏于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隳頽霸政掃地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吾意聖人把筆至此重為三歎云

季孫行父如齊

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故也所以惡齊也高氏曰按

左傳宣十八年公薨季孫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則知行父實與公子遂同弒子惡而立宣公故夫人姜氏歸于齊而行父遽如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来討于是議納賂以講平焉此見魯國臣子之罪皆不可勝誅也

莒弒其君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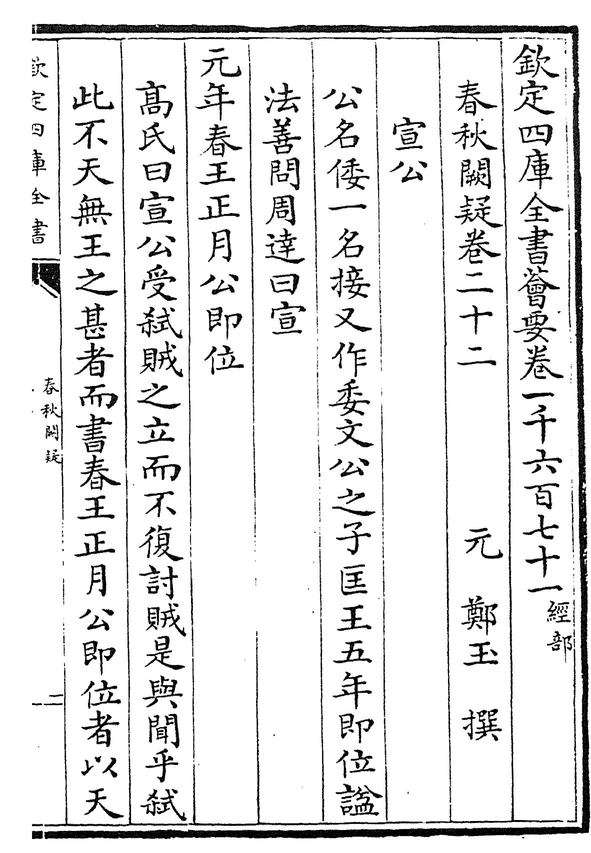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冦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

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悌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公羊氏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家氏曰楚夷也商臣之弒聖人不以其夷國而遂畧之莒雖小邦諸夏也使紀公之死世子預聞春秋書法當視商臣必無稱國以弒之理當從公

羊之說

春秋闕疑卷二十一



春秋闕疑卷二十二

元 鄭玉 撰

宣公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之子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高氏曰宣公受弒賊之立而不復討賊是與聞乎弒此不天無王之甚者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天

道王法正其自即位之罪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氏曰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于見討故結婚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是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高氏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公子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家氏曰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弒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簒俾弒其君盖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嗟夫如齊禀命而歸弒其君者公子遂也如齊逆女亦公子遂也如齊割地以賂者亦公子遂也春秋備書以見請婚割地弒君簒國始終其事者此一賊之所為誅齊也治魯也誅襄仲也治宣公也學者備觀前後書法而識春秋之旨所謂不加誅斥而義自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陳氏曰夫人婦姜氏有姑之恒稱也若妾姑也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胡氏曰凡稱婦者其辭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哀服

之中請婚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也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婚禮莫重于親迎豈容他人得以歸之哉家氏曰此一齊也受人之出母而與之以妻此一魯也棄母于齊而娶齊女以為之婦絕滅天理敗亂倫教遂使周公太公之國胥為傷風敗化之歸此春秋中年魯國一大變也是

以聖人于文宣之際特書屢書十見之經誅魯之君臣而必及于齊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高氏曰公既婚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于會葢春秋時凡國君不以其道立茍得一與于諸侯之會則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昔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今當魯國喪

禍之際而舉動乖錯如此安在其爲三思哉是必思之過多而方寸亂矣故孔子曰再思可矣葢譏之也

胡氏曰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胡氏曰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

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于此矣謝氏曰放屏棄之辭放驩兜于崇山是也誅罰王之事也諸侯擅命其上專殺大夫其次專放大夫書放胥甲父罪之也古者大臣有罪放之幽遠之地者擯之不使得為民病也衛晉之鄰也以甲父不忠于晉而放之于衛是以晉之禍移于鄰國也書放胥甲父于衛著其失也

劉氏意林曰使晉之君臣因胥甲父之言推而廣之修己而不責人鄰國將來服奚患秦哉不恥政之不修而疾戰之不勝不憂德之不仁而忿民之不為用不責己之不中義而疾人之為謀不忠未有用此而保其國者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胡氏曰春秋以來弒君簒國者已列于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夫簒弒之賊毀滅

天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于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蠻棄人類為異類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也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絶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如齊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高氏曰齊惠公新遭弑逆之變而助成殺嫡之謀不念出姜之戚而繼為喪婚之

好貪取濟西之賂而遂定簒者之位廢君臣兄弟夫婦之義是謂以亂濟亂者也胡氏曰遂及行父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于以著其始終成就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内交宫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程氏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

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
故不云我非為彼强取故不諱胡氏曰魯人致賂以
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其罪春秋討賊尤嚴
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隣國盟
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
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利而助之也弑君
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賄公行免于諸侯之討則中
國胥為戎蠻人類化為異類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

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
利國者必至于弒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
秋邾子来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
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
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
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

陳遂侵宋　師氏曰于楚書子著其強盛于鄭書人罪其從楚胡氏曰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見濳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陳氏曰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十五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于是始故謹書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胡氏曰鄭在王畿之内而附夷蠻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泰山孫氏曰此晉趙盾帥師救陳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于棐林伐鄭也經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者不與趙盾致四國之君也高氏曰夫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諸侯專之猶不可況大夫乎自隱桓以來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及宣成而下大夫無内外皆專而行之棐林之會天下之事中國之政皆在趙盾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薛氏曰崇秦之與國也河曲之戰七年于此秦未嘗出越險阻以攻其與國致明年之伐耳胡氏曰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謑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

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張氏曰晉受宋賂不行天討鄭以是叛中國而晉人復與宋伐之不能服鄭反致明年之敗家氏曰今年秋諸侯會伐鄭春秋爵之今晉及宋復伐鄭春秋人之何哉宋負弒君之大惡不能討而楚討之為趙盾者當內知自愧乃更率

弑賊以伐鄭春秋是以有貶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故伐鄭則爵之為宋而伐鄭則人之此一事而有先後襃貶之異者也胡氏曰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　張氏曰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罪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此戰也胡氏曰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

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陳氏曰戰未有書大夫於是書宋華元鄭公子歸生大夫初主戰也自是戰皆書大夫戰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遂圍焦　胡氏曰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于強國而侵

其所與可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憎于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

疾乃去之　胡氏曰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書侵而不言伐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

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頼之又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

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愚按經但書弑

初無不討賊之文自左氏託為孔子之言二傳從而和之趙盾弑君之情始晦而諸儒議論之辭起矣今去之千載以其事實考之趙盾弑君之情尚可見也晉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弑靈公遂使趙穿攻于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者蹟也盾蓋出謀穿特從之耳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盾以其非親弑可以自掩欲爭以苟免于是史狐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

不討賊非子而誰所以為之辭而證其主謀乎弑也況趙盾反國非惟不能討賊既聞狐語之後又使趙穿迎公子黒臀而立之情跡益彰露矣左氏但泥其不越境不討賊之辭而不察其非子而誰之語故謂狐直以盾不討賊而加以弑君之罪又從而記為孔子之説二傳從之姦臣賊子之情跡始晦而幸免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葬匡王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高氏曰僖三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使雜居中國而天子置之不問至是楚子興兵來討故稱伐以見中

國之不自正也師氏曰楚居南而陸渾在北令以楚望北長驅來自南土綿亘數千里以伐陸渾之戎其蔑視中國橫行天下也可見矣楚子書爵蓋著其強盛齒于五等以辱中國之諸侯也薛氏曰戎狄相攻此何以書為逼京師也戎居王畿之内天子諸侯不能斥使相攻以震王室春秋之所懼也胡氏曰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

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春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

鄭即晉故也　胡氏曰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

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

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而

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

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耳鄭既見

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孔氏疏云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

宋師圍曹

文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武穆之

族以曹師伐宋至是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氏曰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强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師氏曰郯莒戰争于經無見然公及齊侯以平之則其戰争可知矣高氏曰及齊侯者以公為主及郯者以莒為主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郯伯姬來歸則郯亦不能固其好也張氏曰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于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令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復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宣

公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劉氏傳曰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左氏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

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十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

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陸氏微旨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乎高氏曰春秋之作常施于可疑而不施于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歸生或疑于可免故治歸生則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也以此為防後世猶有失身為逆賊所制如司馬亮沈慶之輩者樸鄉呂氏曰子公欲弑而不敢先發以語子家則子家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可否之勢

在子家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陳氏曰歸生為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于歸生乎謀先然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矣　愚謂凡人同惡相濟非同有是心則不敢同謀是事惟歸生已有無君之心故宋以無君之事謀之畜老猶憚殺之之言不過懼事不成而及于禍爾及宋譖之于公歸生知已不免即與之同舉是事矣觀左傳懼而從之之語則歸生蓋與宋同弑不但不阻之而已也盖宋之初

心尚有所疑故謀之歸生歸生以為不可則不成弑矣歸生不但不阻之而又從之遂成此弑故春秋舍宋之始謀而以歸生為首惡及觀宣公十年左傳謂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則當時通鄭國之人皆以歸生為首惡矣又何必孔子推見至隱而後歸獄歸生哉蓋讀左氏傳者習熟見聞而不知察耳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高氏曰狄在齊境而公往朝之公之無政又可知矣

胡氏曰宣公以簒弑謀于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家氏曰自是公五如齊春秋皆備書之所以正齊侯黨簒受地脅婚之罪

冬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　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

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徼事晉于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　程子曰子者言是公女其

他則姊妹之類也穀梁曰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胡氏曰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于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于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説不近于禮奚足遠恥

辱哉

叔孫得臣卒

張氏曰不書日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来

冬來反馬也　胡氏曰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歳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歳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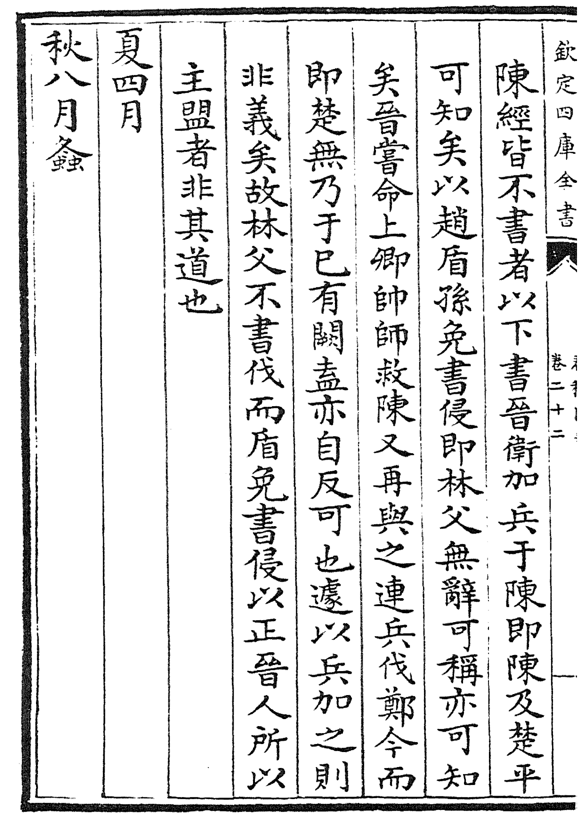
以著齊罪也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家氏曰書楚伐不書晉救者鄭歸生弑君晉當為鄭出師討賊不當救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　胡氏曰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



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晉嘗命上卿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令而即楚無乃于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者非其道也

夏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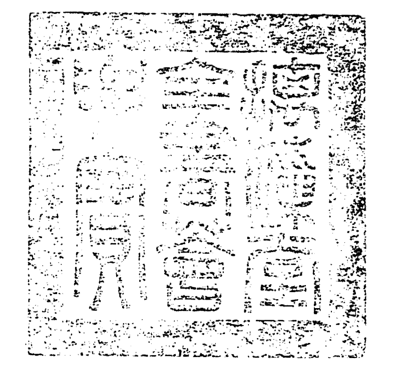
秋八月螽

胡氏曰傳謂螽爲穀災虐取于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于心而災祥之應見于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之卒至于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于蟲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杜氏曰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春秋闕疑卷二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程澍